

闽中南农村观剧情况初探

庄清华

[摘要] 本文依据问卷调查,分析了闽中南农村观众对戏曲的喜爱程度、看戏动因,以及农村戏曲观众的审美心理。本文认为,乡亲们选择戏曲有“为菩萨请戏”、“为热闹看戏”和“为看戏看戏”三层原因,表现为“人与宗教”、“人与人”以及“人与戏”三种关系以及相应的三种活动。其次,乡民们对实用的追求和对传统的依恋影响着他们对戏曲的审美期待。本文认为,戏曲在农村的特殊地位仍是无可取代的。

[关键词] 闽中南农村;戏曲;看戏动因;审美期待

[中图分类号] K89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214(2006)04-0070-06

据福建省民间戏曲协会2005年3月的调查报告,福建省共有民间职业剧团600多个,仅在2003年11月至2004年10月之间,就演出10多万场。其中,还不包括91个政府办各级剧团(32个剧团有演出活动)在此期间演出的4000多场。而且各个剧团的演出多集中在广大的农村。那么,这种繁荣景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我们的乡亲们又是带着怎样的一种期待和愉悦来到戏台下?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以家庭为单位,于2005年6月对闽中南农村300多户三代1600多人展开了一次问卷调查,采样地点包括莆田市仙游县的三个镇(龙华、盖尾、榜头),漳州地区的南靖县(分别散落在山城、靖城、奎洋、丰田、鸿坪、张渠、梅林、南坑、书洋、船场、金山、和溪、龙山等镇)和漳浦县的佛塘镇,共发出调查问卷400份(其中仙游150份,南靖150份,漳浦100份),收回334份(其中仙游141份,南靖113份,漳浦80份),作废3份。因为调查是以家庭为单位,存在或爸爸妈妈出外打工不在家或爷爷奶奶已经去世等各种情况。因此,收回来的问卷有些是不完整的。考虑到这个特殊性,也为了分析需要,笔者合并了各个家庭的情况,将调查结果按不同年龄层、不同性别进行归类统计。又因各采样地点反

馈回来的情况大抵相同,故不再一一罗列各采样点情况,而是将其归并起来统计。

现根据有关统计数据和具体情况,对闽中南农村观剧情况初步分析如下。

一、对戏曲的喜爱程度和朴素的看戏动因

首先,请看下面的3个表格:

表1 是否喜欢戏曲

	爷爷	奶奶	爸爸	妈妈	学生	平均值
喜欢	76.00%	91.58%	8.82%	43.65%	17.97%	47.60%
不喜欢	10.62%	4.01%	53.04%	22.58%	27.98%	23.65%
无所谓	13.38%	4.41%	38.14%	33.77%	54.05%	28.75%

(说明:表格中的爷爷奶奶为第一代,年纪在60岁左右;爸爸妈妈是第二代,年纪在40岁左右;第三代则为尚在中学学习的学生,年纪在15岁左右。下面的表格同此,不再一一说明。)

[收稿日期] 2006-08-03

[作者简介] 庄清华(1973-),女,福建仙游人,厦门大学中文系戏剧戏曲学2004级硕士生。福建厦门,361005。

表2 是否去看公演戏

	爷爷	奶奶	爸爸	妈妈	学生	平均值
会	73.75%	86.02%	9.14%	32.21%	28.53%	45.93%
不会	15.70%	4.84%	72.43%	34.78%	47.53%	35.06%
因故不能去	10.55%	9.14%	18.43%	33.01%	23.94%	19.01%

表3 喜欢戏与实际会去看戏的比较

	爷爷	奶奶	爸爸	妈妈	学生	平均值
喜欢	76.00%	91.58%	8.82%	43.65%	17.97%	47.60%
实际会去	84.30%	95.16%	27.57%	65.22%	52.47%	64.94%

(说明：“实际会去”包括了“会去”和“因故不能去”。)

通过以上统计数据,我们发现,对戏曲喜爱程度由强至弱的排列分别是奶奶、爷爷、妈妈、中学生和爸爸。其中,选择喜欢的接近半数的妈妈们,略强于76%的爷爷们,以及几乎所有的奶奶都喜欢戏曲。而两代的夫妻中,女性比男性显然更喜爱戏曲。在对照“喜欢戏”和“实际会去看戏”的两种数据后,不难发现,实际参与戏曲活动的人明显高出真正喜爱戏曲的人,也就是说,还有一部分人是冲着戏外活动来看戏的,而这部分人正是戏曲的潜在观众。

在回答为何选择看戏时,爷爷和爸爸们说得最多的理由是,戏里有许多人生道理,能教育人,而且能了解古代的事情。奶奶的回答大多是看惯了,而且听不懂普通话,只能看用方言演出的地方戏。此外,爷爷奶奶都提到“热闹”这一重要原因,奶奶则将“热闹”落到了实处——认为能和熟悉的人一起或聊聊家常或交流看戏感受。当然,不用自己掏钱买票也是他们不避讳的原因。还有人觉得戏中的曲调动听,故事曲折感人,有些奶奶就坦言自己就是喜欢戏,说不上什么理由,这大概是最接近艺术欣赏的观剧心理了。妈妈们除了听不懂普通话这一个主要原因外,还和爸爸一样,提到了“戏班不会天天来,来了就不要错过机会”的理由,带一点“物以稀为贵”的“图新鲜”心理。此外,和奶奶们一样,妈妈们也觉得看戏还可以见见熟人,说说话,评评戏。而戏曲服装的美丽也是妈妈们偶尔提及的原因。15岁左右的孩子们则大多冲着热闹去,可以和朋友一起玩,小一点的孩子甚至很率真地在调查表上写着“可以随便买零食吃”这个理由。大一些的孩子,或说自己喜欢戏台上的服装,或说自己喜欢里面的唱腔和音乐等等。

其中还有一位小戏迷,他说,只要有杨丽花演的台湾歌仔戏,他就一定要去看。

透过以上种种理由,笔者认为乡亲们选择去看戏实际上有三层动因,表现为三种关系、三种活动。即“为菩萨请戏”、“为热闹看戏”和“为看戏看戏”三层动因;表现为“人与宗教”、“人与人”以及“人与戏”三种关系及相关的宗教活动、社会活动和艺术活动。

先说与宗教的关系——为菩萨请戏。在农村,人们与宗教的关系实际上表现为与民俗的关系,而民俗,有些学者认为就是退化了的宗教。暂不论戏曲与宗教、民俗的历史关系,单从现在看,我们也能明白戏曲对它们的依托。闽南农村敬神之风依旧,“为菩萨请戏”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民俗活动。在各个节日,善良朴实的乡民们带着感恩,带着敬重,带着期盼,也带着畏惧,为各种各样的菩萨、神怪以及历史名人英雄等送上他们认为最好的礼物,用戏曲的绚丽色彩和喧天锣鼓营造热闹喜庆的气氛,以求岁岁平安幸福。另外,老百姓能看上戏,在很多人看来实际上是“蹭戏”,是托菩萨的福。在早期,这菩萨戏还一定得去看的,因为参与了,热闹了,就是对神的尊敬。在调查中,有位老人告诉我,以前看戏,戏还没散,人们是不敢离开的,不然,就是对菩萨的一种不敬。现代人自然淡化了这样的一种宗教情感,但对于许多老人来说,实质上已经内化为看戏的潜在意识了,他们虔诚地或立或坐在戏台下,不管戏里究竟唱了些什么,心里一样充满了喜悦。这是一种不好张扬的但又是心照不宣的朴实和真诚。

再看与人的关系——为热闹看戏。乡亲们走出家门去看戏,除了跟菩萨有关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去看人,或说是去感受置身于人群中所获得的温暖和确证感。

从生物性说,这种“温暖需要”首先来自人类与生俱来的归属需要。这是动物也会有的需要,特别是弱小动物,它们为了生存就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而集体里的成员就必须要有类的归属需要。当人类从树林走向平原,更大的危险也就随之而来,人类只能团结起来才能克服更多的困难。一只老虎在林中散步就足以显示威风与自在了,而几个人离开家乡到外面世界闯荡却可能被说成是“流浪”。生命体的弱势使一般人天生地喜欢群体,这也是一般人在黑夜单独行走时会有某种程度上的紧张和恐慌的内在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喜爱“热闹”就是对安全感的需要。老人、小孩以及其他年龄层的妇女,这些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似乎比其他人更喜欢和群体在一起,更需要归属感。这正是看戏的

人群多为这些人的重要原因。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是表格中爸爸妈妈的看戏比例,会去看戏的爸爸是27.57%,而妈妈则高达65.22%。

当然,人们走出家门来到戏台下,并不单纯地只希望和群体呆在一块,而且,他们还需要确证感和同情感。正如易中天先生所说的那样:“自我确证感是人之为人的必须”(易中天,1992:53),人是需要证明自己是人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需要是“证明自己是和别人一样的人”。我们知道,证明是需要中介的,而他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中介。人是社会的人,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1972:18)易中天先生认为,这种“社会关系”在最深层意义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确证关系”(易中天,1992:72)。于是,在交流与传达情感之中,人们获得了自我确证和同情感,从而感到了愉悦和满足。看到一个坏人,一个人骂远没有一群人骂来得痛快,看到一个奇怪的东西,总忍不住要叫上他人一起看或一定要回去告诉他人。所以,人们喜欢置身于人群中,或话家常,交流日常生活感受,或谈论戏中人物,一起欢笑,一起流泪,一起愤慨,一起感动,共同体悟悲喜人生。这就是人们喜欢热闹的另一原因。农村多散居,平时劳作也都是独立进行,交流机会较少,对于节庆日里的聚会机会,村民们是很珍惜的。加上农村文化生活的相对贫乏,人们交流和传达情感的欲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所以,村里无论是演戏还是放电影,哪怕是来了杂耍卖膏药的,人们也都会很自然地举家看热闹去。

此外,农村这种剧场的开放性符合农村作息生活实际,客观上有助于社会活动的进行。我们知道,由于生产方式的不同,农民们是比较没有时间概念和纪律意识的。封闭式剧场的时间性和剧场对纪律的要求让人们只能规规矩矩地看戏,而这种开放性剧场允许人们随时进进出出,人们可以看戏,可以和朋友高谈阔论,还可以跑来跑去地找东西吃——反正声音再大也影响不了戏台上的高音喇叭。所以,现场是喧闹嘈杂的,然而也正是这种喧闹嘈杂,体现了农村香醇的人情美。

最后是人与戏的关系——为看戏看戏。因与调查内容的第二部分关系紧密,故放在第二部分再作分析。

二、对戏曲的审美期待和评价

在“喜欢哪些剧目”这一问题上,三代人的回答基

本相近,不同的是,爷爷爸爸多喜欢历史戏、清官戏,认为可以了解古代生活,也有教育意义。有些爸爸还喜欢武打戏。奶奶妈妈则更多地喜欢家庭伦理戏,觉得很感人。有些奶奶还说喜欢比较欢快的大团圆的喜剧片。喜欢的具体剧目以漳州地区的调查结果为例,主要有《狸猫换太子》、《草鞋状元》、《杀猪状元》、《陈三五娘》、《乞丐与状元》、《穆桂英挂帅》、《杨家将》,以及包公戏和有关樊梨花、薛平贵的故事等等。

从“村里一般演什么戏”这一问题的反馈情况看,所演剧目大抵与上相同,也是一些历史戏、清官戏、家庭伦理戏、爱情戏等。观众需求与戏班演出的合拍,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人们习惯了这类戏,喜欢这些剧目只是“日久生情”;二是戏班迎合百姓们的审美需求,只演大家喜欢的戏。

调查结果表明,人们喜欢的仍然是一些传统戏,乐于接受的和心理期待的一样是劝善惩恶的理念。爱国的民族英雄,忠信的义士,忠于朝廷、为民请命、替民平冤的好官清官,以及历尽磨难终成正果、善果的男男女女等,都仍旧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喜爱。形式上的色彩绚丽,气氛上的热闹喜庆,人物的善恶分明,结局的大团圆和因果报应,也仍然是人们的审美需要。有些人不了解情况,总觉得它表现形式过于程式化,人物性格过于简单化,思想内容不但浅显俗套,而且还带有封建性等,认为戏曲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就得大幅度改革。殊不知,存在就有它合理的一面,盲目地批判传统、解构传统只能将戏曲送上绝路。有些戏不合适地增加了电声乐器、旋转灯光,不伦不类,不但没给人带来美感,反倒破坏了原有的韵味和古典美,令人大倒胃口。而情节内容的随意增添窜改,非但不能更加曲折感人,反而破坏了原先的纯情与唯美。实际上,乡民们对戏曲的喜爱是有着非常朴素的审美心理的。

首先,是对实用的追求。我们应该明确这样一种现实,即对于农民来说,看戏所带来的认识、教育功能是第一重要的,娱乐功能次之,而审美功能是依托于前面的两种功能而在无意识中发生作用的。尽管他们实际上觉得戏好看(不但被感动了,而且在感动中获得了审美愉悦),但他们或许意识不到,或许不好意思承认,只说戏好在于它很有教育意义,特别是那些中年男子,他们渐渐告别了年轻人的张扬,并日趋保守。倒是女人们说出了真话,她们坦言自己喜欢看那些悲悲喜喜让自己一会儿哭一会笑的戏,也敢说自己喜欢戏里的唱调和服装。这种不切实际在男人看来是很傻的,好在中国人习惯了“女子无才便是德”,对女人的“智慧”不太苛

求。但男人是不能这样没‘理性’的,一场戏下来,他们要是没从戏中看出点教育意义,就会埋怨戏不好。这种朴实的审美要求实际上是淳朴农民的实用观在艺术娱乐领域里的体现。

农村的生产生活和不能忽视的社会历史原因使传统农民养成了只关注与生存需要密切相关的物质利益的思维模式,并用这样的观念观照其他事物。他们不喜欢中看不中用的东西,也不关心科学、文化和政治。(李秋洪,1992:14)让他们参加选举,他们更愿意去给稻田灌水。近些年,这种思想虽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在老一辈农民那里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对戏曲这一重要的艺术娱乐活动也就自然要用这种‘实在’来要求了。劝善惩恶、教人为人处世之道,这是最大的实用。毕竟,农民除了每日劳作,说说为人、讲讲道德就是他们主要的精神生活了。

与实用紧密相连的是勤俭。这种勤俭使乡民们鄙视只重娱乐的行为,认为这是公子少爷作风,不是百姓应有的。他们可以心甘情愿而且十分虔诚地花钱为菩萨请戏,但一般不愿做掏钱买票进戏院看戏的事,除非是老人。毕竟拜菩萨还可为自己求来平安和事事顺利,而进戏院看戏在他们看来简直是浪费。在调查中,有位奶奶说,去看公演的戏而不在家看电视里的戏是为了省电,这也许只是一句戏语,但也多少反映了乡民的节俭。袁亚愚先生在他的《乡村社会学》中引用了台湾乡村社会学家杨懋春先生的话说:“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只要其经济是一种匮乏的,其重要社会道德或社会价值必定是勤俭”,而“注重勤俭的社会,尤其是农业社会,必尽可能将资产、时间与劳力(包括体力与思想力)应用到经济生产上……一般人除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外,任何别的消费都视为不必要,或甚至视为浪费。由此所派生出来的社会态度是以讲求享受为可耻”。(袁亚愚,1990:196)这便是农民实用审美观的内在原因。

因此,追求实用,是农村戏曲审美的特殊性。不明确这一特殊性,而批判农村戏曲宣扬道德伦理,或对农村戏曲盲目地加以艺术提升,甚至用外来的艺术审美标准来改造古典戏曲,乡民们是不会认可的。

其次,是对传统的依恋。农村相对闭塞的生活空间,形成了一个更为稳定的社会思维模式。在这里,古老、传统的生活习惯以缓慢的节奏在不断循环发展,人们习惯了传统,也尊重和信赖传统。对于这样的一种现象,李秋洪先生认为,是小农经济导致了“中国农民安贫乐道的保守心理和求同不求异的思维。以手工劳动为

基础的简单再生产,使农民基本上是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同样的劳动,生活环境和内容极少变化;因而很自然地形成一种稳定的、趋同的思维方式和时间循环观点,把现在看成是对过去的重复,未来则是对现在的重复。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变得更加神圣、凛然不可动摇,心理对古老的、祖宗遗留的东西所形成的亲切、依恋和向往情感也愈加强烈。(李秋洪,1992:22-23)近些年,随着城乡界限的不断被打破,以及大量民工的进城回乡,许多新思想、新生活方式随着信息大潮冲击着广大的农村,部分农民的固有的思维模式也有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对于农村整体来说,这样的变化是缓慢而不甚明显的。大多数的老人仍崇尚传统,就是一些曾经激进的人,随着岁月的推移也渐渐地回归传统。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他们不关心新鲜事,而是他们更信赖经过时间洗礼、世代积累的古训。这也是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要时时慨叹‘一代不如一代’的原因。

经历了沧桑世事的老人,宛如山间的小石子,在水流的冲刷和相互的不断碰撞之后,成为了下游平原处圆溜溜的鹅卵石,不再偏激,不再冲动,他们以无限的宽容包容一切,但心理却固守那些不断被时间证明的古训。他们怀旧,古老的戏曲让他们觉得无比亲切,毕竟,戏曲是传统文化的集合体。大团圆的美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痛快,这种浓郁的人情美,慰藉着孤寂的灵魂。于是,他们结伴来到戏台下,小时候熟悉的音乐和唱调,绚丽的服装,喧闹的锣鼓,以及契合着他们人生理想故事情节,都让他们倍感亲切和温暖。更有许多老人去看戏,是从来不管演什么的,也不管是哪个剧团在演,只要有戏就去看,为看戏而看戏,要的就是那种感觉。

以上是对乡民审美心理的粗浅分析。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他们对戏好坏的评价。请看下表:

表4 戏好坏的主要标准

	剧团名望	剧情	表演	其他	多种原因
爷爷	12.98%	53.28%	26.01%	3.61%	4.13%
奶奶	8.15%	53.09%	33.74%	2.21%	2.82%
爸爸	6.81%	28.07%	48.58%	11.13%	5.43%
妈妈	6.37%	41.42%	42.72%	5.85%	3.66%
学生	4.37%	27.53%	47.00%	7.48%	13.69%

统计数据显示,爷爷奶奶评价戏的标准主要是剧情,第二代的爸爸妈妈则更看重表演,不过,妈妈也十

分看重剧情,比例稍弱于“表演”而已。而第三代的学生们则不但看重表演,还对舞台艺术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舞台美术、音乐、服装、演员扮相以及舞台总体效果等问题。

电视是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在闽南农村地区普及的,之前,戏曲基本上是农村唯一的艺术娱乐活动。然而,村里请戏的机会毕竟不多,很多人一年里真正接触戏也就那么几次。通了广播后,听戏的机会多了,但因为时间关系,时常是断断续续地听完。艺术的欣赏是需要不断训练和比较的,第一代由于缺乏这样的锻炼,对戏曲的艺术性是不敏感的,所以,他们只能更多地关注剧情。第二代是在青年时代接触了电视,这让他们有机会认识和比较更多的艺术样式,而层出不穷的电视剧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认识和娱乐需要,使他们不再单一地依赖一种艺术娱乐形式。于是,他们逐渐意识到各种艺术的不同表现形式,注意到了戏曲作为一种艺术样式的独特性,所以,开始关注戏曲表演问题。到了第三代,戏曲作为一门艺术,其独特性就更明确地为新一代人所认识。这是被电视养大的一代,他们从小接受各种艺术的熏染,对艺术形式较前辈们敏感多了,并有了艺术的自觉意识,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新观众群体。可以说,他们的审美需求将影响着戏曲的发展走向。

三、影视等因素冲击下的 观众群体变化

首先是电影电视的冲击。请看下面的统计数据。

表5 戏曲电影同时公演时的选择

	爷爷	奶奶	爸爸	妈妈	学生	平均值
戏曲	85.06%	97.12%	8.41%	40.65%	12.58%	48.76%
电影	14.94%	2.88%	91.59%	59.35%	87.42%	51.24%

(说明:调查的问题是“如果村里同时演戏和电影,而两边的内容都是您喜欢的,您会选择看戏还是电影?”)

表6 对戏曲、电影和电视三者的选择

	爷爷	奶奶	爸爸	妈妈	学生	平均值
戏曲	70.51%	87.07%	2.80%	23.91%	6.81%	38.22%
电视	22.44%	11.66%	61.06%	65.53%	65.94%	45.33%
电影	5.13%	0.32%	34.27%	8.39%	25.70%	14.76%
都喜欢	1.92%	0.95%	1.87%	2.17%	1.55%	1.69%

(说明:调查的问题是“戏曲、电影和电视,您最喜欢哪一种?”)

事实告诉我们,电影和电视已经抢走了部分观众。连最爱戏曲的第一代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当单独问及“是否去看公演戏曲”时,爷爷奶奶肯定回答的比例分别是91.58%和95.16%。和公演电影放一块时,尚有85.06%的爷爷仍选择看戏。然而,将戏曲和电影、电视放一块时,我们发现,坚持看戏的爷爷仅剩70.51%,奶奶也减至87.07%,更别说第二代、第三代的变化了——他们已把注意力转向了电视。综合三代人的总体情况看,上面三种条件下人们对戏曲的选择分别是64.94%、48.76%和38.22%,递减是很明显的。

其次,是社会、经济方面的冲击。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原有的居住环境改变了,社会结构也随之被打破,观念改变了,传统习俗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部分观众的流失在所难免。另外,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青年走出农村,或打工或经商,不但自己看不成戏,而且留下更多的“留守儿童”让爷爷奶奶照看,客观上影响了他们有更多的闲暇去看戏。还有部分经济较好的乡民,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在城里或买房或租房,让孩子到城里读书,已经被排斥在社会日常活动之外的“非角色之角色”(德克尔,1986:163)的老人,自然而然地跟着进城照顾孩子。此外,戏曲进入市场,面临着竞争与淘汰,在同一个方言区,戏金却大不一样,演出水准也就可想而知。从目前的情况看,经济状况较好的村庄显然有更多的机会看戏、看好戏,各村庄的不平衡现象日趋明显。这些都影响着农村的观剧情况。

对于戏曲的前景,担忧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悲观却大可不必。在闽南农村,戏曲在民俗中的特殊地位至少在几十年内是无可取代的。电影不可能制造出戏曲演出时的那种热闹和喜庆,也没有戏曲现场演出时的那种真切感和互动性。晚会倒是有条件营造热闹喜庆氛围,也有戏曲的现场性,但晚会缺乏有一定长度的完整的故事,不能满足人们对戏曲的那种审美期待。

这次调查是比较仓促的,然而在仓促中我依然能感受到乡民们对戏曲的深情。依托于民俗的戏曲演出是不可能天天有的,但只要戏台一布置,几个村的人们都会奔走相告。当然,面对其他艺术娱乐样式的挑战,戏曲要赢得观众,除了要从保持传统、宣扬人情美方面突出自己的艺术特色外,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参考文献：

- 易中天.艺术人类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李秋洪.中国农民的心理世界[M].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1992.
- 袁亚愚.乡村社会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
- [美]戴维·L·德克尔.老年社会学——老年发展进程概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中国古村落保护”国际高峰论坛在浙江举行

由中国民协、浙江省文联、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政府主办,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浙江省嘉善县西塘镇人民政府承办的“中国古村落保护(西塘)高峰论坛”于2006年4月26日至28日在西塘举行。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童芍素,浙江省文联副主席林晓峰,中共嘉善县委书记高慧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代表青岛泰之、文化官员助理裴红叶,上海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福田亚细男,东京大学东洋研究所副教授菅丰,越南顺化古都文化古迹保护中心文化历史研究室主任潘清海,浙江省民协副主席、秘书长王恬,中国民协研究部主任刘晓路等60余人出席论坛。论坛由中国民协分党组成员、秘书长向云驹主持。

向云驹、高慧玲、林晓峰、青岛泰之、童芍素先后发言和致词,他们向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并就古村落乃至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要性、必要性和保护工作的艰巨性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同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童芍素在发言中说:古村落保护、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及相关内容已作为重要部分,纳入浙江省委宣传部承担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课题。

冯骥才主席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发言。他说:保护古村落是一个比万里长城还浩大的工程。虽然古村落保护面临着很多困难,但现在保护的声音至少已经让大家听得进去了。古村落保护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方面。我们文化的根在农村,在保护古村落过程中,农民是主体,任何人都不能代替老百姓的想法。在保护方式上,要采取多种模式,像乌镇、榆次等那样,可以和旅游相结合。

论坛开幕式结束后,与会代表就中国古村落的保护方法、如何在古村落保护中注重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基层政府如何承担古村落保护的责任、中国古村落现状等题目进行了专题发言和经验交流。

论坛结束时发布的《“中国古村落保护”国际高峰论坛·西塘宣言》指出:人类从各自的古村落成长起来,走向今天共同的世界,古村落是祖先创造的第一批文化成果,也是我们今天最后的精神家园。古村落的消失,或者说村落文化个性的泯灭,将釜底抽薪式地毁灭人类多样性的景观……当文化记忆和文化标志一起消失的时候,当我们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身首异处之际,我们甚至会在跨入现代的物质社会的同时退回到精神的荒蛮时代。保护古村落是农村文化发展中走现代化与传统化相融合、经济与文化相统筹、自然与社会相和谐之路的一种可行的模式,是文化农村的最佳选择。古村落的保护、发展、开发、利用是一项十分复杂而繁难的经济社会文化的综合工程。要建立健全科学的决策机制,要充分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要加强保护机制措施的研究,要因地制宜有效探索不同的发展模式,要抢救与保护并重,要大力宣传以提高政府部门、公共机构、人民群众的保护意识,要形成全民对古村落文化自尊自爱的自觉行动。同时,希望有更多的古村落管理者、研究者、开发者加入到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探索和研究的行列里来,打一场保护古村落的背水之战。

(刘晓路)